皇清經解

D 1-12
478
350

旧 20 700
仁 478 350
史學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文瑞所有錢

召誥日名考　元和李茂才銳

鄭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聲王光祿鳴盛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筭此破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蔀數推知上攷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間月日也攷之如左

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是年文王得赤雀受命明年改元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案殷九月辛丑朔甲子二十四日也赤雀銜丹書入

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

案乾鑿度是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去之餘四百八十五不滿紀法一千五百二十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五命起甲寅筭上得是年歲在戊午置入紀年四百八十五以蔀法七十六除之得積蔀六不盡二十九爲入蔀年置積蔀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筭外得戊午蔀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厤案殷術甲寅元此亦甲寅元故云用殷術然劉歆所說殷術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實與此不同

入蔀三十年己未　文王受命元年

入蔀三十一年庚申　二年

入蔀三十二年辛酉　三年

入蔀三十三年壬戌　四年

入蔀三十四年癸亥　五年

入蔀三十五年甲子　六年

入蔀三十六年乙丑　七年文王崩　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

入蔀三十七年丙寅　八年

入蔀三十八年丁卯　九年

入蔀三十九年戊辰　十年

入蔀四十年己巳　十一年

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

是年武王頻取白魚

入蔀四十一年庚午　十二年　書序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

入蔀四十二年辛未　十三年　範洪範曰惟十有三祀謂云以厤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案是月已未朔六日甲子

入蔀四十三年壬申

入蔀四十四年癸酉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

入蔀四十五年甲戌

入蔀四十六年乙亥　武王崩時年九十三成王年十歲

入蔀四十七年丙子

入蔀四十八年丁丑　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

入蔀四十九年戊寅　周公辟居東都成王年十三

入蔀五十年己卯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

入蔀五十一年庚辰　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居攝元年

入蔀五十二年辛巳　二年

入蔀五十三年壬午　三年

入蔀五十四年癸未　四年　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十八稱孟侯

入蔀五十五年甲申　五年　作召誥

得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如章歲十九而一得六百六十七爲置入蔀年五十五減一餘五十四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

積月不盡一十七爲閏餘是年閏置積月六百六十七以月四月

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之得一千八百五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爲積日不盡七十三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不盡一十七爲大餘命起戊午筭外得一月乙亥朔置一月朔大餘一十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一月望大餘三十一小餘七百九十二半命如前得一月已丑望又置一月朔大餘一十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朔大餘四十六小餘五百七十二命如前得二月甲辰朔置二月朔大小餘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二月望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一半命得二月己未望

一月一日乙亥朔

二月一日甲辰朔

二日丙子
三日丁丑
四日戊寅
五日己卯
六日庚辰
七日辛巳
八日壬午
九日癸未
十日甲申
十一日乙酉
十二日丙戌

二日乙巳
三日丙午　三月惟丙午朏
四日丁未
五日戊申　越三日戊申
六日己酉
七日庚戌　越三日庚戌
八日辛亥
九日壬子
十日癸丑
十一日甲寅　越五日甲寅
十二日乙卯　若翼日乙卯

十三日丙辰
十四日丁巳　越三日丁巳
十五日戊午　越翼日戊午
十六日己未望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辛酉
十九日壬戌
二十日癸亥
二十一日甲子　越七日甲子
二十二日乙丑
二十三日丙寅

二十四日丁卯
二十五日戊辰
二十六日己巳
二十七日庚午
二十八日辛未
二十九日壬申
三十日癸酉

劉歆三統術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
後七歲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案校鄭少一年又以召誥洛誥俱
攝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晦
竝與鄭不合

王制里畝算法解　上元談教諭泰

五經中罕言算術惟王制論里畝及之然孔與鄭異陳又與鄭
孔異欲折中蓁難矣總憲梅循齋先生著赤水遺珍中有方田
度里一篇正王制註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註互
合但所列諸率不明言乘除之數恐觀者無從稽核而經義難
明爰引先生本文逐句疏解并用三率互視法詳推如左而記
文訛誤及孔疏陳註之粗疎亦不辨而自明焉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
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方望溪析疑云東田疑秦人語也）

按王制此條卽古異除同乘之法同文算指謂之變測西人謂
之三率互視其法以先有之兩率相乘以一率除之得四率勿
庵先生（名文鼎卽循齋先生之祖）所謂以同實成其比例者也（說見平三角舉要）泰
考諸儒之說惟正義最謬蓋既以八寸爲尺自當以八分爲寸
未有折尺而不折寸者陳雲莊駁之是也然雲莊於單步下誤
加寸分則又疎矣及觀梅氏之法則與孔氏陳氏俱不符孔氏
陳氏用折數梅氏用原數用各不同而得數則一若以算術繁
簡論之則梅說較捷焉

一率　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爲法

二率　古田一萬步

三率　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相乘得六千四百萬寸爲實）

四率　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法除實得此數）

按梅氏此法以今步積比古田積若古步積比今田積乃三率別調也蓋今步積比古步積少二千三百零四寸則今田積比古田積反多五千六百二十五步與常法大別又按梅氏原文以古步積爲二率今改爲三率以古田積爲三率今改爲二率者一則比例之理較明一則二三率原可互易也後倣此

赤水遺珍又曰求里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相乘爲實按此八尺以縱言也與方田不同田以長濶合計之里則止以直度之故不用積數其曰所云得八千里爲實也又按求畝法以畝化步今不以里化步者梅氏用捷法故也說見後以今步六尺四寸爲法上言八尺必化爲八十寸者以今步六尺下有零寸也凡三率中以一三兩率相準所以便于定位詳見予所作乘除皆四率論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五里爲今里數

一率　今步六十四寸爲法

二率　古一百里

三率　古步八十寸相乘得八千寸爲實

四率　今一百二十五里法除實得此數

按求里之法與求畝同理皆三率互視之術但不以積數比例耳今步比古步少一十六寸則今里比古里反多二十五里亦與常法異

赤水遺珍又曰古今同用周尺惟步法不同故以古今步法相較即得田里之差今疏注兩家俱將古今尺折成十寸立法已迂而得數又復舛誤疏算得今田一百五十二畝七十五步二十寸計算得今田一百五十二畝七十六步有餘今里一百二十三里一百二十五步二十寸六分十分寸之四故爲正之

按梅氏謂以古今步法較即得田里之差其說是也至謂折成

十數爲非法恐未然何者折數與本數所得無異但較捷耳若據算理而言則仍以折實者爲當蓋既以古步之積通百畝亦當以今步之積通一畝既以百畝通爲萬步亦當以百里通爲三萬步矣桓十五年穀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今一切去之而悉從簡法則於數雖合而於理有未備也

又按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六寸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寸爲一步所餘之積更以萬步乘之當剩出二百五十六萬寸滿今步積得六畝二十五步以減古百畝積數仍餘六千一百四十四萬寸復以今步積收之得一百五十畝合之共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與三率互視術無異不知孔疏陳註何以誤也

禮記義疏算法　上元談教諭泰

予既考赤水遺珍畢復讀　欽定義疏其法以折數立算而得數亦自渾合始知梅氏之說固有不盡然者不可不知也爰取義疏本文詳釋如左

義疏曰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謹按此一尺當百寸又按梅氏以八尺自乘以乘百畝爲實則與梅氏不同）爲古百畝之積實之數自乘以乘百畝爲實則與梅氏不同）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謹按梅氏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爲法此以陳氏折實之數自乘爲法亦與梅氏不同）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即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

按梅氏之法自謂簡捷可免折實之繁今觀義疏即以陳雲

莊所云五尺一寸二分以正孔疏之誤者詳術算術與赤水遺珍所得無異可謂以矛刺盾矣然其爲異除同乘則無弗合也試仍以三率排之

一率　今步積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爲法

二率　古田一萬步　相乘得四十億九千六百萬分爲實

三率　古步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分　法除實得此數

四率　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

又按義疏言畝數甚晰蓋以正陳氏之誤耳然里數未之詳也今依求畝法推之其數亦與前合擬補如後

法曰以古步六尺四寸乘百里三萬步得一萬九千二百尺爲古百里之數　梅氏以百里乘古步八尺爲實此以百里通爲三萬步乘六尺四寸爲實又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尺爲今一里之數　梅氏以今步六尺四寸爲法此以每里乘今步爲法以古百里之數爲實以今一里之數爲法除之得一百二十五里爲古百里當今里之數也

一率　今一里一十五萬三千六百分爲法

二率　古一步六百四十分　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萬分爲實

三率　古百里三萬步

四率　今一百二十五里　法除實得此數

此條算數雖合而三率比例之理未顯不若仍以今步五百十二分爲一率方與二率相準如以三萬步爲三率則所得之四率爲三萬七千五百步再以三百步爲里收之則得數

仍相符而比例之理了然矣

若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爲一率古步六尺四寸爲二率古百里爲三率亦得百二十五里爲四率蓋今步與古步若古里與今里也是爲捷法

按求里之法必如義疏所云其理始明若梅氏概從簡捷則立算根源無從考究矣第立算雖殊而得數則一由前之法則以簡勝繁由後之法則以繁知簡不妨並存以徵其同異沈括所謂算術不患多學者此也然非深知常法而遽從事於簡則舛錯多端莫可窮詰是又算家所當知

又按康成之法正義全未通曉所釋里畝諸數牽強支離并非立法本意得義疏及遺珍發明之則有目共觀炳若日星矣其中分合異同非研精九數者固難與問津而近世讀經之士皆視爲不急之務置而不觀此經學所以難明而六藝久爲絕學也

王制井田算法解上元談教諭泰

禮王制記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又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此計畿外八州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實數也方千里者縱橫各一千里一千箇一千里積實得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縱橫各一百里一百箇一百里積實得一萬里開方法如此凡言方者皆以平方面積計算下倣此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方百里者三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七十是七十萬里置一百萬里卽方千里之數減三十萬里卽方百里者三十之數餘七十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也方七十里者縱橫各七十里七十箇七十里積實得四千九百里方七十里者六十是二十九萬四千里方百里者二十九是二十九萬里方十里者縱橫各十里十箇十里積實得一百里方十里者四十是四千

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二十九萬四千里故曰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四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四千萬里置七十萬里卽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之數減二十九萬四千里卽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餘四十萬零六千里置七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方五十里者縱橫各五十里五十箇五十里積實得二千五百里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三十亦是三十萬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十萬零六千里置四十萬零六千里卽方五十里者四十之數減三十萬里卽方百里者二十之數

數餘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也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
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
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
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
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
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計天子畿內九十三國之實數也方百里者九是九萬里
方百里者九十一是九十一萬里置一百萬里卽方千里之數減九

萬里卽方百里者九之數餘九十一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
百里者九十一也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是十萬零壹一千九百
里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萬里者二十九是二千九百里
以上二數相加亦得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故曰方七十里者
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方百里者八十
是八十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是七千一百里以上二數相
加得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置九十一萬里卽其餘方百里
減十萬零二千九百里卽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之數餘八十萬零七千一
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方五十
里者六十三是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方百里者十五是十五
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是七千五百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

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方百里者六十四是六十四萬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九千六百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置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之數）減十五萬七千五百里（即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或疑方千里者一即是方百里者百何爲重言之歟曰古經質直凡書開方之數皆言方邊而不言方積取其文句整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推步鋪敘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滋昧者之疑矣其云方千里而以方百里計者蓋方千里之地封方百里之國位數參差未能兩兩相減故以方千里變爲方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二十餘方百里者七十豈不明白易曉乎七十箇方百里封六十箇方七十里位數亦不符故以方百里者七十變爲方百里者一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有方百里而又有方十里者二十九萬四千里即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惟二十九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二十九其餘四千里不滿方百里之數又以方十里通之故云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二十九整數方十里者四十零數猶通分法之以整帶零也置方百里者七十減方百里者二十九餘方百里者四十一復於四十一算內（方百里者七十有整無零）故就所餘方百里整數再減方十里零數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四十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一爲方百里者十）減方十里者四十餘方

十里者六十以上共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此所
餘四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封一百二十箇方五十里
位數亦不符故以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變爲方百里者三
十也三十萬里（卽方五十里者恰得一百二十箇方五十里百二十之數）
故有整數無零數也置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減方
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若夫畿內封國
之數推法亦同置方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九餘方百里者
九十一九十一箇方百里封二十一箇方七十里必以方七
十里者二十一變爲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十
萬零二千九百里（卽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之數）惟十萬里可以變爲方百
里者十其餘二千九百里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

二十九共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置方百里者九
十一減方百里者十餘方百里者八十一復於八十一算內
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八十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百
減方十里者二十九餘方十里者七十一以上共餘方百里
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此所餘八十箇方百里七十一箇
方十里封六十三箇方五十里位數不同故以方五十里者
六十三變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十五萬七
千五百里（卽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惟十五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
十五其餘七千五百里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七
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置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五
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減方百里者十五餘方百里者六十五

復於六十五算內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六十四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七十一相加得方十里者一百七十一其餘方十里者七十一不足減方十里者七十一之數故就所餘方百里整數內取其一算化爲方十里者七十一方足減數減方十里者九十六以上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古人運算之精微行文之細密也

或又謂其餘方百里者七十若變爲方七十里者幾何其餘方百里者六十若變爲方五十里者幾何畿內封國亦倣此推則位數兩兩相等於步算不更捷歟曰此說似矣而爲數甚煩試細計之方百里者七十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四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方十里者十減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五方十里者十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十一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八十五方十里者三十五減方七十里者二十一餘方七十里者一百六十四方十里者三十四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七十一爲方五十里者三百二十二方十里者二十一減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二百五十九方十里者六十四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二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

十六相等夫數既相等又何必爲此迂曲哉

或又謂方千里者方百里者方七十里者方五十里者俱變爲方十里則位數均平有整數而無零數文法不更明晰歟曰如此則算數愈煩且與上下文法不類試細計之方千里者爲方十里者萬方百里者三千爲方十里者三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七千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相等方七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爲方十里者六十置方十里者七千減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餘方十里者四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里者四千零六十減方十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一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一千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爲方十里者九百置方十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九百餘方十里者九千一百與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九十一爲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九置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減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九餘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一相等又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爲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一置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減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一餘方十里者六千四百九十六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相等以上通就方十里計算有整無零法雖易明而與上下文勢不類數

亦太煩若以此行文則無復質直之體況得數無異又何庸更張乎

或又謂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各數竟併作一次減不更捷歟曰併三次減爲一次減亦未爲非而記文不用者爲其太略觀者不能明晰且於文體不稱故也試細推之以方百里者三十作三十萬里以方七十里者六十作二十九萬四千里以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作三十萬里三數相加得八十九萬四千里以減方千里之一百萬里餘十萬零六千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此幾外之數也又以方百里者九作九萬里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作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作十五萬七千五百里三數相加得三十五萬零四百里以減方千里之一百萬里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此幾內之數也用積實數推算若依記文所變之數則方百里者三十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百里者三十以上四數相加得方百里者八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此幾外之數也又方百里者九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以上五數相加得方百里者三十五方十里者四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幾內之數也

又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

萬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此計畿內外井田之地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故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也方十里者是一百里方一里者百亦是一百里一里九百畝百里九萬畝故曰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百爲田九萬畝也方百里者是一萬里方十里者百亦是一萬里百里九萬畝萬里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者以十萬爲一億故曰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也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萬里九百萬畝百萬里九萬萬畝今云九萬億畝者以萬億爲萬萬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也一段之中兩

億字上下不同鄭註分晰最明孔疏亦覺其失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者非也今錄註疏及諸家之說考訂於後

鄭註曰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疏曰一箇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也

皇侃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

陳澔曰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

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案億有大小兩數大數萬萬爲億小數十萬爲億若依大數則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方千里者爲田九億畝依小數則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田九千億畝皆與記文不甚合陳澔以爲誤是也然記云方百里者九十億畝是從小數方千里者九萬億畝又似從大數故鄭氏兩存其說以億爲十萬以萬億爲萬萬姑爲調停之法所謂依文解義者皇氏亦謂億數不定萬億祇是萬萬與鄭註同但一節中兩億字不應互異從來無此文體以萬萬爲億未嘗不可以萬萬爲萬萬則近於傅會矣康成明知記文之誤而遷就以求合康成非不解算者夫依大數言九萬箇一萬萬依小數言九千箇一萬萬皆不得合萬億二字爲萬萬也若以萬億爲萬萬是一萬爲一億矣有是數乎

又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方三千里是三千箇三千里得九百萬里一百萬里九萬萬畝以九因之得八十一萬萬畝上文以萬億爲萬萬此亦相承用之故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也論文義當爲八十一萬億畝方氏以八十下萬億二字爲衍文未嘗不是然孔氏分晰甚明益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箇萬億此記文質直處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非也今錄註疏及諸家之說考訂於後

鄭註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九州之大計
孔疏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
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
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
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
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方慤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陳澔曰方百里爲田九
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
之也

案方三千里是九百萬里從大數爲田八十一億畝從小數爲田八萬一千億畝亦與記文不合蓋上文以方千里爲九萬億畝故此亦以方千里爲九萬億畝

萬億畝故此亦以八十一萬億畝計算孔疏已明言之陳氏言八萬一千億畝則是而謂孔氏誤釋則非孔氏何嘗不知記文之誤乎方氏以上萬億二字爲衍於義亦通但孔疏言八十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共八十一萬億畝於文理初無害亦不必定作衍文也

又案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次遞升位數參差易於目眩即算氏名家少一粗疎便失其序今依數列表庶初學一覽即明具如左方

里數表

方一里積一里	九百畝
方十里積一百里	九萬畝

方百里積一萬里　九百萬畝
方千里積一百萬里　九萬萬畝
方三千里積九百萬里　八十一萬萬畝

億小數表

一億　十萬畝
十億　一百萬畝
百億　一千萬畝
千億　一萬萬畝
萬億　十萬萬畝

億大數表

一億　一萬萬畝

十億
百億
千億

一里方積表

方一里者一積一里縱一里橫一里　九百畝
方一里者十積十里縱十里橫十里　九千畝
方一里者百積一百里縱十里橫十里　九萬畝
方一里者千積一千里縱一里橫一千里即方十里者十　經義叢鈔

十萬萬畝
一百萬萬畝
一千萬萬畝

九十萬畝大數

九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萬積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一百里即方十里者百亦即方百里者一

九百萬畝大數

九十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十萬積十萬里縱一里橫十萬里即方十里者千亦即方百里者十

九千萬畝大數

九百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百萬積一百萬里縱一千里橫一千里即方十里者萬亦即方百里者百又即方千里者一

九萬萬畝大數

九千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九百萬積九百萬里縱三千里橫三千里即方十里者九萬亦即方百里者九百又即方千里者九又即方三千里者一

八十一萬萬畝大數

八萬一千億畝小數

十里方積表

方十里者一積一百里縱一百里橫十里

方十里者二十九百里縱十里橫二十九里積二千九百里縱二百九十里

方十里者四十積四千里縱十里橫四百里縱十里

方十里者六十積六千里縱十里橫六百里

方十里者七十一積七千一百里縱十里橫七百一十里

方十里者七十五積七千五百里縱十里橫七百五十里

方十里者九十六積九千六百里縱十
方十里者九十六里橫九百六十里
方十里者百積一萬里縱十里橫一
千里即方百里者一

五十里方積表

方五十里者一積二千五百里縱五十里橫
五十里即方十里者二十五
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積十五萬七千五百里縱五十里橫三千
一百五十里即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
七十五亦即方十里
者一千五百七十五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積三十萬里縱五十里橫六千里即
方百里者三十亦即方十里者三千

七十里方積表

方七十里者一積四千九百里縱七十里橫
七十里即方十里者四十九
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積十四萬零二千九百里縱七十里橫一千
四百七十里即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
十九亦即方十里
者一千零二十九

方七十里者六十積二十九萬四千里縱七十里橫四千二百
里即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亦即
方十里者二千九百

百里方積表

方百里者一積一萬里縱一百里橫
一百里即方十里者百
方百里者九積九萬里縱一百里橫九
百里即方十里者九百
方百里者十積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一十
千里即方十里者一千
方百里者十五積十五萬里縱一百里橫一千
五百里即方十里者一千五百
方百里者二十九積二十九萬里縱一百里橫二千九百
方百里者三十積三十萬里縱一百里橫
三千里即方十里者三千
方百里者四十積四十萬里縱一百里橫
四千里即方十里者四千
方百里者六十積六十萬里縱一百里橫
六千里即方十里者六千

方百里者六十四積六十四萬里縱一百里橫六千四百里者七十積七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七千里即方十里者七千
方百里者八十積八十萬里縱一百里橫八千里即方十里者八千
方百里者九十一積九十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九千里即方十里者九千一百
方百里者百積一百萬里縱一百里橫一萬里即方十里者一萬

千里方積表

方千里者一積一百萬里縱一千里橫一千里即方千里者一積九百萬里縱三千里橫三千里即方千里者九亦即方百里者九百又即方十里者九萬
方三千里者一
王制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一百封方十里者一
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六十又封方六十里者五十

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

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　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個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個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

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個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

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又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註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夫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按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濶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

又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

又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

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註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卽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尚書洪範言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解見汪徵君棻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行黃道出入赤道二十三度半强弱極南則爲冬至極北則爲夏至南北中則爲二分此日之行有冬夏也月行白道出入黃道五度有奇月之弦望借日爲光日行南北隨時不同月之晦朔弦望因以異向此月之行有冬夏也若漢志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所謂九行者除黃道不計有青白赤黑各二乃指月之朔望二日宗動天所擊左旋經圈而言此二圈月月不同約而識之則爲八節春時日行黃道東而月合朔亦在東故曰立春春分從青道秋時日行黃道西而月合朔亦在西故曰立秋秋分從白道冬時日行黃道南而月望在北故曰立冬冬至從黑道夏時日行黃道北而月望在南故曰立夏夏至從赤道春秋冬夏朔望異主者由八節之分啟閉當朔者分至必當望若從一而言則啟閉與分至之方恒相反故互而言之而八行適合於時令已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解欽汪徵君萊

按日一歲行天一周每日所至各有所當之宿是爲日在某宿日入西地平後二刻半以內爲昏日出東地平前二刻半以內爲旦此昏旦之頃自北極至正午地平一線上有某宿在焉是爲昏旦某宿中統計一歲而言則日無乎不在昏旦亦無乎不在中若據定某月節氣或中氣之日而言則日之在某宿因古今時代而不同歲星東行以生歲差故也昏旦某宿中因南北居處而不同北極高度不齊晝夜永短不一故也月令所紀秦法秦天官無可細核漢與秦時相接都相近孔穎達疏首舉三統術以釋之當矣此仲秋之月一經舉正於中應取秋分之數以合之既主秋分適當黃赤道相交之點南北異地可以不論惟作三統術時已當漢末日之所在必憑當時實測上考秦世應加差三度三統術稱秋分在角十度秦時約在亢一度與經日在角不合稱去日九十九度之女三度爲昏中（今刊本作一百六度傳寫誤也）加三度約在女六度井二十一度爲旦中加三度約在井二十四度與經昏牽牛旦觜觿亦不合其日所在及昏中不過越在數日前旦中則相距一月餘矣若取四分術所列宿度及昏旦中星以徵之則合者二不合者一四分列秋分在角四度四分術作於後漢章帝時加歲差亦不過三度餘而黃道宿度角分十三日纏當論黃道則正在角宿之中半一合也列秋分昏中牛五度少加歲差三度餘爲八度而赤道牛宿正八度中星當論赤道不逾牽牛之限二合也惟旦中井十六度少加以歲差

則觜觿旦中仍在秋分前二十餘日爲不合故孔疏云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畧不細與術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又云星有隱見時有早晚或前星已過於午或後星未至正南也然三統術三者皆不合於經四分則合其二矣蓋古今宿度不同距星任人所指安知秦時所分宿度不與唐都所分以後之宿度大異而適如經所云乎然不可攷矣

千乘之國解　歙汪徵君萊

出軍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載于司馬法者昭然論語千乘之國是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而生畏者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三宜殺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疎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

王朝列國紀年　烏程淩明經堃

古以歲星紀年以干支紀日歲星與太歲恒相應歲星右轉太歲左行太歲之前二辰爲太陰亦爲歲陰太歲爲陽猶言天盤是也太陰爲歲陰猶言太歲天盤上之地盤也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丑謂星紀星居丑則太歲在子攝提格十二名主太陰非主太歲也後太陰太歲溷而爲一班氏天文志承用史公之文乃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於是太歲超辰之法亡而歲星亦不可以紀歲矣人子弟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如漢志高帝元年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爲乙未太初元年漢史謂太歲在子而後人以爲丁丑何況遠溯春秋時之年紀哉雖然好古拔俗眡乎其人若服氏之注左傳鄭氏之注周官於古法猶有紀及之者孔沖遠雖不明于其術然于詩正義以武王伐紂歲在辛未于春秋正義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則先儒相承之古法未盡沒也知歲星卽知太歲所在知太歲所在則王朝列國之年可紀矣余故于學春秋之暇旣表其嬗代興廢而尤亟亟歲星之辭以存古法于未墜俾後之學者知所攷焉

平王名宜臼　武王伐紂歲在鶉火至平王四十九年凡四百年中超三辰按三統術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沖遠不諳推算誤謂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故以隱公元年爲己未而於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三十一年越得歲二次又不得不用服注龍度天門

之說蓋大雅正義所引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者乃誤用四分術也四分無超辰法故以隱元爲己未若以三統歲術推之則是歲歲在豕韋太歲當作甲寅其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今漢志並無其文且四分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必皆甲寅而孔尚未知之也故十二公之首疏云是歲歲在某次者乃賈服相傳古法非沖遠所能及此然於數千載下使二百四十二年歲星所在指掌可得者則又藉于沖遠不沒古人之善也

四十九年　歲在豕韋太歲在甲寅魯隱公息姑元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衞桓公完十三年晉鄂侯郤二年曲沃莊伯鱓十一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北燕穆侯七年齊僖公祿父九年宋穆公和七年杞武公

二十九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五十一年平王崩孫桓王林立　宋穆公九年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

桓王

元年　歲在實沈太歲在丁巳魯隱公四年蔡宣公三十一年曹桓公三十八年衞桓公而自立衞人殺州吁而立桓公弟晉是爲宣公晉鄂侯五年曲沃莊伯十四年鄭莊公二十五年北燕穆侯十年齊僖公十二年宋殤公元年杞武公三十二年陳桓公二十六年秦文公四十七年楚武王二十二年

四年　滕侯敬卒宣公嬰齊立曲沃莊伯十七年卒子稱立是爲武公秦文公五十年卒

五年　蔡宣公三十五年卒子封人立是爲桓侯

八年　魯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子允弑公自立是爲桓公滕侯朝魯魯隱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衞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

九年　北燕穆侯十八年卒子宣侯立

十年魯桓公二年滕子朝魯宋殤公十年督
弒其君與夷而立穆公子馮是爲莊公
十一年晉哀侯九年曲沃武公七年武公滅
晉哀侯子是爲小子侯
十三年晉小子侯三年曲沃武公九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
殺之陳桓公三十八年卒佗殺大子免而自立踰年不
討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爲晉侯曲沃武公十年
秋蔡人殺陳佗立太子
免之長弟躍是爲厲公
十六年晉侯緡二年曲沃武公十二年春滅翼杞武公四
十七年卒子靖公立泰寧公十二年卒子出子立
十八年曹桓公五十五年卒子射姑立是爲莊公
十九年鄭莊公四十三年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爲昭公宋
人誘執祭仲使立公子突是爲厲公忽出奔衛
二十年衛宣公十九年卒子朔立是爲惠公陳厲公
躍七年卒太子免之中弟林立是爲莊公
二十二年北燕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齊僖公三十三年卒
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泰出子六年參父等三人率賊

賊出子武公立
三庶長伏其罪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鄭厲公四年出奔蔡世子忽復
于櫟許叔聞亂入于
許是爲穆公新臣
歸于鄭是爲昭公秋厲公突入

莊王
元年歲在大梁太歲庚辰魯桓公十六年蔡桓侯十九年曹莊
公六年衛惠公四年奔齊公子黔牟立晉侯緡十年曲沃
武公二十年鄭昭公元年北燕桓侯二年齊襄公二年宋莊
公十四年杞靖公八年陳莊公四年秦武公二年楚武王四
十五年許
穆公二年
二年蔡桓侯二十年卒弟獻舞立是爲哀侯鄭
昭公二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三年魯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夏四月丙子齊侯使
公子彭生賊公于車魯人立子同是爲莊公鄭子亹元年
秋齊侯殺子亹鄭立
子儀齊襄公四年
四年王使榮叔追錫魯桓公命魯莊公元年陳莊公七年卒立
大子免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

五年宋莊公十八年卒子捷立是爲閔公
六年夏五月葬桓王北燕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
七年楚武王五十一年卒子熊貲立是爲文王
八年魯莊公五年鄋瞞侵魯朝魯後爲小邾子
九年衛惠公十二年復入于衛黔牟八年弃周
十一年齊襄公十二年無知弑其君諸兒而自立
十二年齊人殺無知襄公弟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
十三年蔡哀侯十一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楚文王六年
十五年莊王胡齊立宋閔公十年萬弑其君捷而立公子游宋人殺游而立閔公弟

御說是爲桓公

僖王

元年歲在鶉火太歲乙未魯莊公十三年蔡哀侯十四年曹莊公二十一年衛惠公十九年晉侯緡二十五年曲沃武公三十三年鄭子儀十三年北燕莊公十年齊桓公五年會諸侯於北杏以平宋亂宋桓公元年杞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陳宣公十二年秦武公十七年楚文王九年許穆公十七年

二年鄭厲公二十一年子儀十四年傳瑕弑子儀納厲公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

晉侯緡二十七年曲沃武公三十七年卒弟德

四年秦武公二十年卒公立邾莊公卒子瑣立

五年僖王崩子惠王閬立晉武公三十九年卒子詭諸立是爲獻公

惠王

元年歲在星紀太歲庚子魯莊公十八年蔡哀侯十九年曹莊公二十一年衛惠公二十四年晉獻公元年鄭厲公二十五年北燕桓公十年宋桓公六年杞共公五年陳宣公十七年秦德公二年卒子宣公立楚文王十四年

邾子瑣二年許
穆公二十二年

二年燕衞入寇立子頹蔡哀侯二十年卒于楚子盼立是爲穆侯楚文王十五年卒子堵敖熊囏立

四年春鄭虢殺王子頹鄭厲公二十八年卒子堵敖熊囏立
文公杞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

五年楚堵敖熊囏三年熊顓弒堵敖而自立是爲成王

六年曹莊公三十一年卒子僖公夷立是歲歲星超實沈入鶉首太歲亦超乙巳入丙午

八年衞惠公三十一年
卒子懿公赤立

十一年邾子瑣十二年卒子
蘧蒢立是爲文公

十三年秦宣公十二年
卒弟成公立

十四年薛伯
卒

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癸亥公薨冬十月共仲使圉人犖弒公子般于黨氏公子啟方立是爲閔公曹僖公
九年卒子班
立是爲昭公

十七年魯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弒公于武闈成季立公子申是爲僖公子申是爲僖公卒弟文公立秦成公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

十九年北燕莊公三十三
年卒子襄公立

二十一年許穆公四十二年
卒子僖公業立

二十二年杞惠公十八年
卒子成公立

二十四年曹昭公九年卒子共公襄立小邾子朝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

襄王

元年歲在娵訾太歲丙寅魯僖公九年蔡穆公二十四年曹共公二年衞文公九年晉獻公二十六年卒子奚齊立里克殺之荀息立公子卓鄭文公二十二年北燕襄公七年齊桓公三十五年宋桓公三十一年卒子茲父立是爲襄公杞成公四年陳宣公四十六年秦穆公九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邾文公十五年許僖公五年

二年晉里克弑卓子晉立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四年陳宣公四十五年卒子穆公款立
六年蔡穆侯二十九年卒子莊侯甲午立
九年齊桓公四十三年卒子無虧立
十年宋襄公九年伐齊齊人殺無虧立公子昭是爲孝公
十五年晉惠公十四年卒子懷公圉立宋襄公十四年卒子成公王臣立杞桓公姑容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一代譜周徐廣俱云惠公生成公桓公與系本合
十六年天王出居於鄭秦穆公二十四年秦納公子重耳是爲文公殺子圉於高梁案文公既立必自稱元年大全書文公元年於魯僖公二十三年冬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魯僖二十四年冬公卒于魯僖公二十五年
十七年晉侯納王衛文公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鄭立

十九年齊孝公十年卒弟昭公潘立杞桓公四年朝魯
二十年曹共公三年夏四月出奔楚六月復歸于曹伯畀宋人冬復歸于曹衛成公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衛侯鄭卒子惡立是爲獻公
二十二年衛成公五年
歸于京師陳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
二十二年衛成公五年
復歸于衛
二十四年晉文公九年卒子襄公驩立鄭文公四十五年卒子穆公蘭立
二十五年魯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薨子興立是爲文公
二十六年楚成王四十六年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而自立是爲穆王
三十年許穆公三十四年卒子昭公錫我立
三十一年晉襄公七年卒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而背之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秦穆公三十九年卒
子康公罃立
三十二年宋成公十七年卒弟鄫殺世子而自立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三十三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頃王

元年　歲在析木太歲巳亥魯文公九年蔡莊侯二十八年曹共公三十五年卒子文公壽立衛成公十七年晉靈公三年鄭穆公十年卒子桓公立齊昭公十五年宋昭公二年祀桓公十九年穆王八年邾文公四十年陳共公十四年秦康公三年楚十八年許昭公四年

四年　魯文公十二年滕子朝魯杞桓公二十二年朝魯稱伯

五年　陳共公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楚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旅立邾文公五十二年卒子貜且立是爲定公

六年頃王崩子匡王班立齊商人弒舍而自立是爲懿公

匡王

元年　歲在實沈太歲乙巳魯文公十五年蔡莊侯三十四年卒子文侯申立曹文公六十六年衛成公二十三年晉靈公九年鄭穆公十六年北燕桓公二十五年齊懿公元年宋昭公八年杞桓公二十五年秦康公九年楚莊王二年邾定公二年許昭公十年晉悼公元年魯宣公三年蔡文侯六年曹

七年衛成公三十五年卒子穆公速立滕昭公卒子文公壽立晉成公七年卒子景公獳立

八年齊惠公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陳靈公十五年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子午立是爲成公

九年陳成公元年楚人討夏徵舒殺之冬楚子入陳

十年莒渠邱公十二年卒厲公季佗立

十二年曹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廬立

十五年蔡文侯二十年卒子景侯固立

許昭公三十年卒子靈公甯立

十六年魯宣公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子黑肱立是爲成公楚莊王二十三年卒子共王審立

十八年衛穆公十一年卒子定公臧立宋文公二十二年卒子共公固立

二十年鄭襄公十八年卒子悼公費立

北燕宣公十五年卒子昭公立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簡王

元年歲在鶉尾太歲壬申魯成公六年蔡景侯七年曹宣公十八年衛定公四年滕文公十五年晉景公十五年鄭悼公二年卒弟成公睔立吳壽夢元年北燕昭公二年齊頃公十四年宋共公四年杞桓公五十二年陳成公十四年秦桓公二十年楚共王六年邾定公二十九年莒厲公十二年許靈公二十年

二年吳壽夢二年春伐郯秋入州來始見經

四年齊頃公十七年卒子靈公環立

五年晉景公十九年卒子厲公州蒲立

八年曹宣公十七年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

九年衛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秦桓公二十八年卒子景公立莒厲公二十年卒密州立是爲黔比公

十年宋共公十三年卒子平公成立許靈公十六年遷于葉

十一年滕文公二十五年卒子成公原立

十二年北燕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邾定公四十年卒子宣公螾立

十三年魯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己丑公薨子午立是爲襄公晉厲公八年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爲悼公

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

元年歲在大火太歲丙戌魯襄公二年蔡景侯二十一年曹成公七年衛獻公六年滕成公四年晉悼公二年鄭成公十四年卒子僖公髡頑立吳壽夢十五年北燕武公三年齊靈公十一年宋平公五年杞桓公六十六年陳成公二十八年秦景公六年楚共王二十年莒黎比公六年許靈公二十一年

三年陳成公三十年卒子哀公溺立

五年杞桓公七十年卒子孝公匄立

六年鄭僖公五年如會未見諸侯于鄬簡公嘉立子鄭子朝魯

十一年吳壽夢二十五年卒長子諸樊立一名遏

十二年楚共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昭立

十三年衛獻公十八年出奔齊殤公剽立

十四年晉悼公十五年卒子平公彪立

十六年邾宣公十八年卒子悼公華立

十七年曹成公二十三年卒子武公滕立北燕武公十三年卒子文公立

十八年齊靈公二十八年卒子莊公光立

二十二年杞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

二十三年北燕文公六年卒懿公立

二十四年吳子遏十三年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齊莊公六年崔杼弒其君光弟景公杵臼立衛殤公十二年甯喜弒其君剽獻公復歸于衛許靈公四十五年卒子悼公買立

二十五年北燕懿公四年卒子惠公欵立

二十七年靈王崩景王遺立楚康王十五年卒子郟敖麇立

景王

元年　歲在元枵太歲癸丑魯襄公二十九年蔡景侯四十八年
曹武公十一年衛獻公三十三年卒子襄公惡立滕成公
三十一年晉平公四年鄭簡公二十二年吳餘祭四年閽
弒餘祭弟夷昧立北燕惠公元年齊景公四年宋平公三十
二年杞文公六年陳哀公二十五年秦景公三十三年楚郟
敖元年邾悼公十二年莒黎比公三十三年許悼公三年
二年蔡景公四十九年世子般弒
其君固而自立是爲靈侯
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公子稠立是爲昭公莒黎比公三十五年莒人弒其君密
州子展輿立
夫疾奔齊
四年楚郟敖四年公子圍弒其君麇而自立是爲靈王改名虔
邾悼公十五年卒莊公穿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爲著
邱公元年
展輿奔吳
六年滕成公三十六年卒悼公寧立北燕
惠公六年出奔齊小邾子來朝魯
八年　秦景公四十年
卒子哀公立

九年杞文公十四年卒
弟平公郁釐立
十年衛襄公九年卒子靈公元立
北燕惠公十年卒悼公立
十一年陳哀公三十五年春陳侯之弟昭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十二年　許悼公十四
年遷于夷
十三年　晉平公二十六年卒子昭公夷立
宋平公四十四年卒子元公佐立
十四年　蔡靈侯十二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
棄疾帥師圍蔡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五年　鄫簡公三十六年卒子定公寧立北燕
悼公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六年　蔡世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是爲平公元年北燕悼公六
年卒其公立陳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是爲惠公元
年楚靈王十二年公子比弒其君虔公
子棄疾殺比而自立是爲平王改名居
十七年　曹武公二十七年卒子悔公立是年齊著邱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
十八年　吳夷昧十七年卒子僚立是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

天門是也

十九年晉昭公六年卒子頃公去疾立

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小邾子朝魯

二十一年曹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北燕共公五年卒平公立許悼公二十三年遷于白羽

二十二年許悼公二十四年夏世子止弒其君買弟斯立

二十三年蔡平侯八年卒子朱立

二十四年蔡朱出奔楚平侯弟東國立是爲悼公元年

二十五年景王崩子猛立王室亂冬十月王子猛卒弟敬王匄立

敬王

元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歲在降婁太歲己卯魯昭公二十三年蔡悼公三年

卒于楚弟昭侯申立曹悼公五年衛靈公十六年滕悼公二十年晉頃公七年鄭定公十一年吳王僚八年北燕平公五年齊景公二十九年宋元公十三年杞平公十七年陳惠公十一年秦哀公十八年楚平王十年邾莊公二十二年莒子庚輿奔魯齊納郠公許男斯四年

二年杞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

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宋元公十五年卒子景公頭曼立

四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魯昭公二十六年公居于鄆楚平王十三年卒子昭王軫立

五年曹悼公九年卒弟聲公野立吳王僚十二年光弒其君僚而自立是爲闔廬

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滕悼公二十五年卒子獻公蠆立

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公如晉次于乾侯晉頃公十八年卒子定公午立四年卒子定公午立十月鄆潰

九年 魯昭公二十一年公在乾
侯薛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十年 諸侯城成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冬十二月
公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冬十二月
侯薛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公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冬十二月
公薨于乾侯曹平公五年弟通弒聲公
已未公薨于乾侯戊辰公即位
代立是爲隱公是歲正在星紀之占
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
十一年 魯定公宋元年夏四月癸亥昭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十二年 邾莊公三十四年卒子隱公益立
十三年 卒子隱公益立
十四年 曹隱公四年聲公之弟露弒隱公而自立是爲靖公杞
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弟過弒乞而自立是
爲僖公陳惠公二十四年卒子懷
公柳立許男斯十七年遷于容城
十五年 吳闔廬十年於越入吳北
燕平公十九年卒簡公立
十六年 鄭獻公十年許男斯十九年鄭遊速帥師
滅許以許男斯歸楚復立成是爲元公
十七年 曹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陳
十八年 懷公四年卒子閔公越立
十九年 鄭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
秦哀公三十六年卒惠公立

辰而今以爲庚申是也莊二十三前相差五辰如隱元甲寅而
今以爲己未是也隱元上距伐紂凡四百年按魯公伯禽五年
歲星超娵觜入降婁太歲超庚寅入辛卯僖公二十六年歲星
超降婁入大梁太歲超乙卯入丙辰懿公元年歲星超大梁入
實沈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故伐紂歲在辛未而今以爲己卯則
差八辰矣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爲秦所滅周祚凡八百六
十七年昭十五至穆公二十七年周安王十九年歲星超鶉火入鶉尾
太歲超乙未入丙申又至秦始皇八年歲星超鶉尾入壽星太
歲超庚申入辛酉呂覽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而今以爲壬
戌相差二辰秦八年正值歲星超鶉尾入壽星太歲超庚申入
辛酉故太初元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止差一辰積年愈遠

差算愈多蓋古之言太歲者必與歲星相應西漢以前皆然至東漢後始以干配支六十年一轉不復知古有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雖于積年無異而于五緯之昭昭其見者與紀年渺不相涉矣爾雅以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上下相配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者蓋其年歲在星紀太歲在子所謂焉逢攝提格者乃指太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淮南天文訓以攝提格十二名爲太陰所在是也史記曆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用爲即太歲所在與釋天同其曰歲名因敦即眞太歲所在也翼奉以初元二年上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則又以太歲爲太陰矣孟康注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也以太初元年太陰在甲寅推之則初元二年太陰當在辛亥太始二年歲星超壽星入鶉火太歲超乙酉入丙戌則甲戌乃正初元二年太歲所在也太歲在戌則太陰在子而太歲在申則太陰在戌張晏（楊雄傳注）張守節（貨殖傳注）言太陰歲後二辰者以日躔之次言之耳日躔之次寅前子後唐兵部尚書王啟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則又以孟康之太陰爲太歲矣（桓王十年太歲丙寅依孟康術太陰在甲子按恒星不見相傳佛生之年在魯莊七年非桓二年也）歲星屬木故曰青龍若三國志注建安二十年歲在大梁而青龍在庚子則歲星與太歲不相合（古法如子與丑寅必相合也）而以歲星表歲反不若以干支紀歲之簡易矣

春秋經傳閏朔表　歸安姚殿撰文田

麻法以分至爲主必使常居四正之月然後歲序不愆故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堯典專舉四仲其定法也春秋時日官失職麻法久壞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春王正月一語先儒聚訟紛紜然如隱公七年二月十七日長至則正月乃建亥矣尚得云周正月乎自宣公初連失兩閏後此屢補屢失以至襄公之末凡五十餘年魯多通儒豈無有一二人能釐正之者乃聽其紊亂如是之久魯史繫之以王蓋是當日周麻如此故夫子亦仍而不改至於列國各隨民俗故有雜用夏商正者其赴告之文或知改從周制若其施諸國中則命月必有歧出左氏采輯作傳往往專舉四時而不言月閒有稱月而改定者亦有遺漏未改者後人讀之難曉杜氏作長麻自謂用乾度並古今十麻以相考驗無論諸麻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亾羊抑又何所適從顧氏朔閏表力糾杜孔之失乃祇是遷就月日閏月重大隨意安置又不詳致悞之由用力勤而失彌甚矣愚謂夏正承顓頊後實爲麻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法必不能變春秋麻法蓋有二端一則先大月後小月凡日月率二十九日半有奇而一會每月常不足三十日漢志先藉古借字半日名曰陽麻不藉名曰陰麻先大後小所謂藉半日也然小月之朔常在大月之晦名義俱不符未知周初果如此否漢鄧平實踵其法見漢志至每月皆有餘分積滿半日則下月更不須藉故有重大之月大約常在第十七月先大後小則十七月已是大月故不

得不移前一月而十七月反爲小月通經傳二百五十五年中僅失三重大多一重大其後旋卽補正益一有增脫則小大全倒陽厤轉爲陰厤也一則置閏歲終凡經傳閏月皆在是年之末又不言閏某月惟文元年閏三月當時卽譏其非禮知所謂歸餘者斷在歲終秦人稱後九月有自來矣然於古法實不合故哀公十二月螽一傳又引夫子之言以正其失也由其定法全失遂至疏數無常故有一年再閏者文元年有一年三閏者襄十八年有二年連閏者僖三年僖四年有三年連閏者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皆由錯失在前隨時改正尋其脈絡可得而言其夏商正閏法必有不同昭二十年衞有閏月殺宣姜事文在八月之下似當是閏八月或言下文賜謚予墓皆終而言之此亦可與之一例然在某月終不能定下文杜注皆未死而賜謚及葬田傳終而言之錢詹事見宋本無未字終言意始明惟哀十五年傳閏月良夫與太子入經書此事于十六年正月是衞之閏爲魯之正乃爲衞用商正之實證杜氏誤合爲一遂并孔子之卒而亦其日斯爲過之至大者予既深知杜顧兩家之失幸賴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卽據此以爲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爲定率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譌舛者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厤法粲然復明亦古今一大快事矣既爲表如後復撮其要書于卷端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三終

武進劉淇番禺黎永椿新校
漢軍棻　封舊校
經義叢鈔　咫庚申補刊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圜丘解

圜丘之禮古升中禮也漢時則以爲封禪其禮益壞諸儒勿復言焉而其跡則可考而知也封禪書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據此知禘即封禪矣周衰禮廢禘說不存所可考者惟大司樂之三大祭猶可以求其說焉禮器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注謂冬至祭天

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柴禪乎梁父刻石紀號大司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鐘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昆侖人鬼則主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案此是大司樂掌國子而教之成均之法也凡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

樂舂合諸樂秋頒其聲圜丘方澤宗廟之三大樂章其始亦合於冬日至夏日至者也故即以其時行三大祭太平御覽引樂動聲儀曰作樂制禮時五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可證地上之圜丘澤中之方丘及宗廟之中此特言其降神之樂章耳其合樂而祭之諸禮經無明文據一變以至九變諸物畢致此即升中於天諸所謂鳳皇降龜龍格也大司樂所掌是教國子之法故其文不入於大宗伯圜丘之祭於諸經無考然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升中於天必於名山大川刻石紀功此封禪之所由來也周自文武受命以有天下未遑制禮至周公攝政七年之後天下太平制禮作樂推所自

出以配於天此圜丘之祭始見周官盛周之時惟成王行之而已封禪書言七十二家莫不封禪其所紀者皆古聖王有甚盛德周德之洽是在成王此所以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而其禮則爲之禘虞夏商周莫不備焉鄭氏以三大祭皆爲之禘圜丘之禘是一王受命更始之禮也故告功於名山以配天也宗廟之禘是一王喪畢告終之禮也故告功於宗廟以合乎祖也推三大祭之禮亦當一時連類而舉之者也古者巡狩方嶽皆歸格於藝祖推其所由禘禮既以所自出之祖以配於天而還即以合羣廟之祖於廟此所以大司樂合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而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皆降可得而禮矣九變即爲簫韶之九成夫必連類而祭者故其合樂

以至九變也鄭氏言禘者大祭天人其之見長發疏此可見圜丘方澤宗廟三大祭實天人共之爲一禘禮而已矣哀周禮發禘說不存諸經之所言者禘祫皆爲魯禮其時圜丘方澤之禮皆亡惟存終王之禘以行於宗廟惟大傳及喪服小記歸然尚存以禘爲配天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祫及其高祖注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之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鄭志趙商問喪服小記之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長發疏案商所據是當時諸儒之注與鄭注異嚳爲祖所自出稷爲郊之祭天以其祖配者也公羊宣

二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以其祖配據配配食也王者曷爲必以其祖配據配配食也王者曷爲必方攻事天　譽所配者爲感生之帝禮自截然自古帝王既以所自出之祖升中於名山而謂之禘更以感生之祖配之於郊皆爲大祭衰周禮廢禘說不存惟有終王之禘行於宗廟於是禘祫紛紛而配天之說棄之蔑如諸儒祭缺而不行而惟終王之祭絕無配天於是以郊之祭天爲大祭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有虞氏以上

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案圜丘之名惟見周官於諸經無有也然禘之禮則四代盛王皆所不廢禘則升中於名山郊於南郊祖宗於明堂自近而推之於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虞夏推至黃帝殷周推至帝嚳一王之興刻石紀號必推原於受姓之始其有功德於民而又必及身而王者始可以升中於天以之配天此虞夏之所以出黃帝而禘黃帝殷周之所以出於帝嚳而禘帝嚳自黃帝帝嚳而上無可追矣無可追而追之斯則仁至義盡天理人情之極也圜丘之禘以嚳配天后稷出自高辛氏之世妃可知者惟嚳因以嚳配天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此也而圜丘之所以爲升中之禮者幸有禮器注猶存其梗

概儒者生千載之後至幷圜丘方澤杳冥不知其所在不亦難乎又考白虎通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案班氏之說蓋本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之文也後漢書祭祀志自上皇以來封泰山將祭至周七十二代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易姓則改封著一代之始則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修封以祭而已案古人升中於名山未嘗必在泰山也封禪書所言七十二代封禪者皆在泰山周公攝政改營洛邑圜丘方澤當爲畿內之山封禪書言成王封禪則近之矣然則三大祭亦惟成王行之而已繼世之王德有不及蓋不復行是以夫子亦不知其說漢文躬行復古使諸生採尚書王制周官以行封禪於是漢初諸儒並以圜丘之祭爲封禪之儀其跡顯然史遷封禪書並採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祇之文尤可證鄭氏禮注於大司樂文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地謂神在昆侖者也則此數言灼然出於封禪書蓍可無疑矣封禪書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齊人公孫卿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其後合祠官具太一祠壇五帝壇居其下大宗伯疏引文耀鉤云中者爲太一是天皇大帝之也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上於是祠太一

五帝於明堂上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
牢案諸所言神在北極神在昆侖者是出於漢之封禪家言原
非禮經所有鄭氏亦明知圜丘方澤宗廟三大祭推合於封禪
於禮經亦不甚合是以言不盡意而後人因天帝之說歸咎讖
緯不知鄭氏生當漢季圜丘祀典已杳冥莫知其原不得已據
北辰昆侖之祀以漢代之所行祀典以推合於周禮意甚深也
周禮一書鄭氏所言漢儀以推合周禮者皆此意也後儒因秦
皇漢武之惑而不敢言封禪而不知一王易姓受命所以必於
名山大川以告功於天而推其所自出以配天實爲仁至義盡
天人之極則也是以鳳皇降龜龍格豈有無其應而用其事者
哉合大司樂禮器之注以觀之則圜丘之爲封禪之說其跡顯

然王肅之徒以爲郊卽圜丘於是天地分祭之說執不可破而
不知圜丘方澤宗廟三大祭之所以爲一禮也一禮者何也曰禘而已矣

合也一禮者何也曰禘而已矣

禘祫考 □□□□□□

禘者大祭天人其之此圜丘方澤宗廟三大祭之所以爲一禮
也推先王之意既以所自出之祖以配於天而還卽以合羣廟
之祖於廟如巡狩之歸格於祖禰也自衰周禮廢禘說不存惟
有終王之禘蓋於是禘祫紛紛而禘無配天矣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天子之禘也諸侯及其太祖是諸侯之
祫也春秋失道禘不配天於是漢儒之解喪服小記及大傳文
俱以郊之配天言之而終王之禘無復配天而其禮近於祫矣

漢書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遊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韋元成傳案通典五十卷又引左氏說歲祫及壇墠何終禘及郊宗石室此則所謂終王之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禮也舊說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其大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蓋嗣世之王既不行巡狩修封之禮惟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禮於是亦以此爲大祭春秋之所謂大事也　元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始合祭於契之廟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禘祫二字當互倒見周禮注　春秋謂之大事案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本作古者喪三年既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無禘於其廟而後六字陸氏所據鄭箋別本有之至南宋時刊刻正義因以鄭箋別本攙入是以今本有之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案元鳥箋鄭氏以爲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是古禮經之說也大宗伯注以爲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爲魯禮春秋之禮也元鳥特引古者君喪則此自與魯禮不合孔沖遠因禮注及禘祫志皆無此言而疑禘於其廟之說爲不當獨有見元鳥疏不知禘祫志是以魯禮推合周禮故無三年喪畢禘於其廟之說春秋吉禘於莊公羊以爲

新宮此卽禘於其廟之禮其他如傳之禘於武公禘於襄公禘於僖公皆行之於其廟要非出於無據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考士虞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注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據此知卒哭而祔者特分其昭穆祔後仍反其主於寢練而後遷於新廟仍烝嘗之時祭喪畢則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禘於羣廟烝嘗禘於廟皆祭於新廟也然則鄭箋之禘於其廟之說自出於禮經無疑矣　雖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案此蓋成王喪畢而祭武王於文王廟也何以言之詩言假哉皇考是斥文王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此獨不祭於后稷者時周禮未定尙未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也殷禮以禘爲時祭周自嘗洛以前皆肇稱殷禮此則尊禘爲五年之殷祭始也是成王終王之禮也鄭所謂大於四時而小於祫者因周以禘爲殷祭則非時祭矣而是詩之禘又言文王獨不言后稷則無羣廟合食矣故以爲大於四時而小於祫語其權　之禮云耳周初多權宜之禮洛誥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謂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是祫亦非禘祫之祭也而亦祭於文王廟正與雖之禘太祖同爲權宜之禮非禘祫之正祭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祭皆在后稷廟然則鄭所謂大於四時而小於祫者是權其禮意如是並無祫大禘小之說周禮注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著有黍稷互相備也又於王制注及元鳥箋均以一祫一禘爲殷祭是鄭氏於禘祫之禮並無輕重也王肅之

徒執是箋以與鄭難而後之人又紛紛於祫大禘小之說以歸
咎於鄭亦可異矣　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王肅云殷祭也釋文案
此爲五年之殷祭也鄭以爲郊祭天者亦以禘之禮壞無復配
天於是以郊之配天以合於殷祭之禘鄭明知禘必配天故云
禘者大祭天人共之而無如商周繼世絕無禘嚳之祭惟宗廟
之殷祭尚存則不得不以郊之配天言之此商之殷祭詩歌言
寔維阿衡寔左右商王此所謂禘及功臣也此則非郊可知也
又考鄭氏謂周以禘爲殷祭夏商禘祫皆爲時祭而長發獨言
大禘者此是小序之文也據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長發疏然則殷

雖有禘祭祇爲殷祭而已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確然分配者
斷爲周禮也據周禮以言夏殷則爲通義矣　王制天子諸侯
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蒸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
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諸侯礿再殷祭一祫一禘　諸侯礿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名
礿虞夏之祭諸侯礿歲朝廢一時祭諸侯礿殖禘一殖一祫嘗烝祫案此皆爲
夏殷之祭也蓋天子以礿禘嘗烝爲時祭諸侯朝則廢一時祭
此所謂終歲之祭也天子殖礿祫禘祫嘗祫烝者此以四年通
計也至五年則有殷祭也何以言之案鄭禘祫志云王制記先

王之法禘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又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並王制疏據鄭祫於夏秋冬三時之說並先儒每年皆祫之說則夏殷天子之祫是在三時每年皆祫也所不祫者惟禘祫之歲則不行祫以後則每年皆祫祫在三時至五年始行殷祭周公制禮祭不欲數故以每年之祫爲三年之祫諸侯之祫則禘祫之後始行一禘祫又禘祫之後始行一禘祫又禘祫之後始行一烝祫皆積以三年無五年之殷祭也許愼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五年而再殷祭古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謹案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並見初學記案藝文類聚許所據者是爲春秋今文古文兩家之異說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今文公羊家說也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古文左氏家說也左氏兼存古禮以祫爲歲祭禘爲終王之祭此與王制夏商每年皆祫之說合也然許氏以五年一禘疑先王之禮鄭氏以爲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則夏殷雖以禘爲時祭而五年之殷祭則許鄭兩家無異詞也許氏說文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並爲周禮鄭氏以此爲百王通義夫必夏殷有三年之祫而後鄭駁之也據鄭祫於夏秋冬三時之說並先儒每年皆祫之說則與三年一祫之說不合矣然則所指夏商有三年

之祫者蓋在諸侯之禮有之也夏殷之禮諸侯未嘗有五年之殷祭也周公制禮損益二代以禘爲殷祭依舊爲終王之禮亦未嘗使諸侯敢有五年之殷祭也諸侯之可以祫而不可以禘有斷然也魯禮之有喪終之禘者魯禮之未失也　春秋閔二年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謂之未三年之喪宜以二十五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官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官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注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入太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　大祫者何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廟中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也藏其主於太祖北向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未毀廟之主皆升　句合食於太祖　五年而再殷祭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禘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於高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氏所據者是爲五年殷祭今春秋公羊說也蓋禘祫從先君數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蓋所輟而不行者惟三年之中二十七月之喪也餘則禘祫皆從先君之年故從僖之八年禘數之至文之二年知爲大祫約何氏之義言之則僖之八年禘十年祫十三年祫十五年祫十八年禘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祫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祫三十二年祫三十五年祫三十八年禘四

十三年禘僖以三十三年薨文之二年當祫故於文之二年公羊傳注謂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蓋所謂前二後三者何氏公羊之說也鄭氏禘祫志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六年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年十四年春歸乃祫故

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公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元鳥疏鄭氏所據是終王之禘古春秋左氏說也鄭氏總以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始入五年之殷祭是以皆據王禮言之以爲一王之終如是魯禮亦如是也約鄭氏之意言之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則其六年宜有祫蓋自三年喪畢其祫於太祖禘於羣廟自新君卽位積以五年無不舉矣故祫在六年禘在八年自此殷祭之始也據祫在六年禘在八年及魯昭之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蓋所謂前三後二者鄭氏禘祫志之說也何氏以爲前二後三其分積在三年之中鄭氏以爲前

三後二其分積亦在三年之中蓋必須實積六十月自前祫距後祫前禘距後禘通計六年始行之無礙徐氏公羊疏以禘祫各自爲數於是禘祫有并在一年者此固六朝諸儒議禮之失也而於何氏鄭氏之說無過也　曾子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云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案經言七廟者是周制也當在七廟之時其五廟皆無虛主也七廟者爲三昭三穆及太祖廟也二祧卽在三昭三穆之上三代之制親廟皆不過四周之文武亦在二祧故與太祖之

竈爲七老聃言祫僅迎四廟之主者是夏殷之禮也夏殷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之北壁無二祧也周則先公遷廟之主藏於后稷先王遷廟之主藏於文武二祧也祫則取羣廟之主合祭於太祖禘則各祭於其廟審禘其昭穆蓋至合食之時則禘祫之主皆在太祖廟也公羊傳言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合食當是合祭也何以言之傳文之上方言合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自當合祭於太祖此處不宜但言合食也合食卽尸之卒食非正祭也傳如果有合食之文則何氏應爲之解蓋禘祫雖皆有合食然言合祭卽可以概合食若但言合食則非所以概合祭也曾子問言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正所謂迎未毀廟

之主合祭於太祖也韓詩內傳禘則取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則取羣廟之主祭於太祖說文祫大合祭親疏遠近也是諸家之言祫者皆言其合祭也益言祫之合祭則合食自在也禘則各於其廟故必言合食而卒食之禮始明也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止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西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王制疏此

當爲鄭氏禘祫志之說也鄭氏之所言祫之昭穆之位正與何氏公羊解合也是亦言祭非言合食又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制疏此爲王肅聖證論也王肅之所與鄭難者具在聖證論肅之言是因鄭之言禘是各祭於羣廟因以禘之合食以與鄭難也其所稱遷主遞位以及昭尸穆尸之有祝詞者皆禘之合食尸來卒食之禮也祭統注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祭義祭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於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

其嘆息之聲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特牲少牢之禮薦熟以後祝告尙饗於是迎尸卒食然則必至合食方有昭尸穆尸及有祝辭祫則合祭於太祖合食自在太祖禘則祭於羣廟而合食於太祖也禮器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孔氏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各就親廟案孔沖遠之言蓋有所本也蓋后稷之尸發爵六尸旅酬所謂文武二尸各就親廟者蓋餘自文武二尸及四親廟之尸各就六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也又考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案此爲禘之合食也鄭氏言禘之祭太祖之坐位與祫相似其文王之主東面武王之主西面正與逸禮合也蓋穆主在西是以面東昭主在東是以面西禘則各祭於其廟故以東西分昭穆祫則合祭於太祖故以南北分昭穆逸禮之所言者是禘之合食故其尸是以東西分昭穆又逸禮禘則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而立二尸見通典此卽王肅之所謂昭尸穆尸之說也王氏因鄭之禘各於其廟而以禘之合食以與爲難要其禘之合食當出於劉賈諸儒之說自不可廢惟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發爵逸禮之言二尸要亦有一尸發爵而其禮又與旅酬六尸不合豈禘之合食僅分其昭尸穆尸而不問其毀廟未毀廟之主乎周之禘祫於經無徵惟

段暘注左傳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猶事文武則可以明王爲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通典案謂有事於文武則可以知其禘於羣廟矣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壇墠則遷廟之王也郊則后稷主也宗則文武主也石室則四親廟主也言郊宗石室則壇墠之主可概矣毀廟無尸先儒言之王制禘之立尸終不可知矣

明堂解

明堂之言諸儒各異謹就其所可考而知者鎬京之明堂是文王廟也洛邑之明堂是周公朝諸侯之地也太山之明堂是古天子巡狩朝諸侯之處也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注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堂當爲室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案考工記及月令之所言明堂之制俱出於秦漢諸儒綴緝所聞非復眞出於周家舊制也鄭所以言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者蓋宗廟則有五廟則有五廟連二祧言之路寢則有五寢連大寢言之明堂則有六寢戴德盧植蔡邕賈逵服虔並以廟學明堂同處至近儒則有屏路寢於明堂者蓋合之則兩傷分之則各得其所此所以鄭氏之異實同制爲優也蔡氏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

辟廱夫曰取其宗祀則有宗祀之廟矣取其堂則有路
寢之堂矣取其四門之學及水圜如壁則有四門之學及辟廱
矣然則所謂官廟及學者明堂僅取其法而官廟及學依然各
建也鎬京之文王廟所以爲明堂者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
樂記之言是爲武王散軍郊射以後事也武王伐紂初有天下
卽宗祀文王因以文王之廟爲明堂凡營洛以前周家之所行
朝祭之禮者皆在文王廟也書稱文祖所以爲文王樂記祭義
之所言者是武王宗祀之禮也故獨不言配上帝至周公初營
洛邑於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明堂則爲洛邑之明
堂矣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而孔子嘆武王周公之孝於是

合而言之以爲一事蔡邕明堂月令論曰以周清廟論之魯大
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大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
明堂案蔡氏此言最確魯以周公之廟爲明堂之制而實未建
明堂也周初宗祀文王而文王之廟爲明堂制周初亦實未建
明堂也故文王之清廟卽爲周初之明堂禮記檀弓曰王齊禘
於清廟明堂月令論　此禘卽雖之禘太祖鄭箋太祖謂文王此可
見文王之清廟爲明堂矣大戴禮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
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通典諸家之說如是鄭志荅趙商
問或可文王廟不如明堂制也斯王蓋周初之制是武王宗祀疏
之禮其法度尚未盡如洛邑之明堂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
於豐鄭注謂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以告營洛邑也又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周家以文王爲受命之祖故爲文祖而宗祀於明堂自營洛之後始行周禮書之王朝步自周此是周公攝政五年之事將營洛而告於豐也詩之清廟是周公攝政六年之事既成洛邑而率諸侯祀文王於清廟以終營洛之事也洛邑成而於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也逸周書作洛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是也時文武尚在四親廟宗宮即文王廟也考宮乃武王廟也此爲洛邑之宮廟時以鎬京爲宗周宗周文王之道也以洛邑爲成周成者自成周公之志也書大傳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大廟之中縯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王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興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仮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嘆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鄭注子成王也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祭是爲周公居攝六年之事時成王尚未復辟是以稱子蓋洛邑新成諸侯和會卽以祀於新邑之宮廟此又在清廟祀文王以後事也清廟之祭是在鎬京之文王廟此言太廟之中而有文武之尸則爲洛邑之宮廟矣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此爲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即攝政之六年也是爲洛邑之明堂時成王尚未復辟不於宗廟避王者辟釋文音辟是也金縢我之弗辟馬鄭本並音辟可證覲禮皆行於廟時周公攝政避王故以其禮行於明堂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蓋當時新營洛邑初定明堂公故攝天子之位以用新禮此即周官禮也故先以於明堂行之以爲六年復辟朝見成王之地所謂天子負斧依而立者特攝其禮耳即覲禮爲壇習儀之事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金縢經惟言設斧扆以爲天子位其餘之禮正義皆殺也故題爲明堂位注言明堂之禮儀而後之人執是說以誣周公之僭禮不亦異乎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注禮芬芳之祭曰明禮者六典成文武之屬也予不敢宿則禮於文

王武王既告明堂則復禮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此爲七年致政之事所謂六典告成世世子孫以文武爲法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所以配上帝即此明禮之享既祭於明堂復禮於文武者此即洛邑之宗宮考宮所以告成洛邑以明宗祀之禮之在明堂也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注祀五帝於四郊太宰之職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古者天神之祭皆壇而不屋而五帝獨祀於明堂據尚書帝命驗天有五帝集居大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宋均注唐虞之天府周之明堂皆同矣夏之世室殷之重屋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五帝之神聚於此夫五帝之號雖出於讖緯然明堂爲五帝之神聚於此兩漢諸儒言之要非成哀以後之說周禮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又有大次小次重帝重案則五帝之正祭亦壇而不屋不宜以天神遠躋於明堂之上雜志問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句還於明堂亦如之我將孔沖遠據鄭志謂四時迎氣亦祀於明堂其禮如歸格于藝祖用特案五行之帝俱感大微五帝以生所謂大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者宜於四郊迎氣祭帝而還食此於明堂也所謂五帝之神聚於此者正以太昊以下蒼精諸子其神皆聚於明堂迎於四郊者祭同於天壇而不屋還於明堂者神之所聚其子食焉此文王武王所以得同太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又考

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注言大饗帝也雜志大饗帝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之禮詩我將疏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南齊書經言大饗者俱爲合祭也禮器以大饗謂祫祭先王此大饗五帝是旅於明堂鄭以不知何月正以月令季秋之饗非周禮也馬氏以爲夏正郊天之月亦總旅於明堂則周之大饗是在建寅之月周禮旅上帝鄭氏謂太微五帝益明堂之設以象太微所以五帝之神聚於此太昊以下蒼精諸子王者迎而祭之所以聲臭之源可通於天王肅之徒不信六天之說以太皞之屬當太微五帝於是四郊及明堂之享俱不歸之于

天而於先王制禮之意失之愈遠明堂之法其所損益卽此太昊以下蒼精諸子宰天理物之經也故奉之於明堂以文武配之敎子孫世世守之謂之祖宗王世則祧者宗廟之法雖文武亦祧也百世不毀者明堂之法故文王之廟武世室也立世室於五帝之廟之上者謂與太微五帝之神相接也故曰配天王者所以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而配以文王武王者承天之道也還於路寢制如明堂者承天出治也泰山之下所以有明堂者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注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尙存）案大戴禮明堂古有之矣是太山下之明堂爲古明堂矣七十二代之君皆禪乎泰山或於此祠五帝焉其餘

四嶽之下則缺而不載孟子之以此爲王者之堂固爲王道近設然亦可見路寢之堂爲明堂制也周書程寤文王召太子發於明堂拜受天子之命亦路寢堂也然則鄭氏謂廟寢之制同於明堂庶乎近焉

辟雝解　儀徵阮部郎福

古者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辟雝之建始於豐鎬周公營洛移置成均是以周禮一書遂無言及辟雝者大戴禮明堂外水曰辟雝漢儒因以三靈辟雝明堂同處夫三靈辟雝之在豐鎬此靈臺及文王有聲兩詩足以考信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則在洛邑合之於經相去已遠若如蔡氏之說但取其外水曰辟雝以設明堂則辟雝依然分建矣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雝傳旋卽如璧曰

壁廱以節觀者序靈臺民始附也箋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思賢才之質不明者亦得觀禮於六藝無射才又鄭駁五經異義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皆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案辟廱是文王之學宮殷制諸侯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此辟廱宜在西郊文王受命作邑於豐則三靈辟廱是爲豐之宮室惟孟子言靈臺之詩及其臺池鳥獸而獨不言有辟廱之學其於同處之制未知若何然觀齊宣王有囿方四十里在郊關之內而引文王之囿以爲證此可以知三靈之在郊而豐邑之

必有辟廱也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傳武王作邑於鎬京箋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序文王有聲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案此爲鎬京之辟廱也武王未有天下是仍用文王之學文王有聲是武王已有天下卜宅鎬京之詩故更建辟廱以行典禮祭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注西學周小學也此皆武王初定天下之禮祀於明堂者文王廟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者辟廱也祀先賢於西學者殷之瞽宗也益武王卜宅鎬京以辟廱爲太學因以殷之西學爲小學殷人尚右故爲西學文王之時尚仍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此辟廱所以在郊至武王宅

鎬則辟雝在國而殷之西學在郊矣詩振鷺於飛於彼西雝傳雝澤也箋白鳥集於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此西雝即周之西學因辟雝而西之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於此諸侯之所以習射於澤宮將以助祭於周也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雝諸侯曰頖宮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小學大學殷之制尊卑學異名辟明也雝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此周初之定制故其禮獨存於王制所以知辟雝在國小學在郊者四代立學各自相變王制有虞氏之文可據也辟雝之建始於豐鎬周公營洛於西都之宮廟未之毀也所以成王尚終於鎬京之路寢周公移文王之廟爲明堂移辟雝之學爲成均是以周禮惟成均無言辟雝者當時以東都謂成周故太學即名成均均者

即取璧雝之水環於四門四方來觀者均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焉則周人立此學之宮道多才藝者德能功行者死則以爲樂之祖祖而祭之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案瞽宗是爲周學周公制禮猶採殷制而以其禮屬於成均鄭注鄉射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又明堂位曰立四代之學據此知成均之中具有四代之學成均爲太學居中東序在東瞽宗在西上庠在北辟雝之宮在其南諸侯之太學則以頖宮居中宜無面南之學也周禮如諸子樂師大胥小胥諸官俱有掌國學之政而獨不詳太學則成均之爲太學無可

疑矣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

京景二字釋儀徵阮部郎福

京說文解字曰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一象高形爾雅釋丘絕高爲之京此京之本訓也又釋詁京大也凡高必大此引伸之義也若左氏莊二十二年傳莫之與京此則兼高大二義矣京通作景史高祖功臣表高京矣徐廣曰一作景是京景爲通借字矣聞三家大人曰古有景字無影字影字見葛洪字苑及僞古文尚書惟影響乃晉初鄉壁虛造之字爾福案景說文云光也从日京聲光日光也日光普照故訓爲大禮記大明生于東故又訓爲明詩車舝景行行止所以毛傳訓曰明鄭箋訓曰大也日光之陰亦謂之景段氏說文注引左傳日光遠而白他有燿者也日月皆外光而所在處皆有陰光故謂之景周官典瑞玉人土圭度日景是已古人建國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必升高丘以相其陰陽是以定之方中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京高丘也蓋制域或登大山或升高丘測日景之長短相度丘山高下所依倚乃建國焉詩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傳云考於日景參之高岡

箋云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此之謂也商頌陟彼景山亦因測景得名耳是京與景同音同義則景从京聲又兼會意矣且京乃人所爲丘而土圭致四時日月亦累土爲之與丘同義其形上圜下方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所謂陰陽之始者相其陰陽之謂與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鄭注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疏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日景一寸其地千里一分百里據此則封建諸侯以土圭之景制其域所封因此乃仿土圭之形作大圭躬信諸器以爲守器故玉圭與土圭皆玉人之事典瑞所掌也古文圭壁之圭从王从圭皆爲會意以別於土圭之圭字也　家大人又云詩陟彼景山此景山乃高大之山谷而景山與京之景字則是影之之義非山名也詩若曰楚與堂則望之山與京則影之之兩句對舉以爲文義益影之即測之也毛傳訓此景山爲大山似非正解禹案召誥自服于土中諸儒以洛邑爲天地之中其說本之周官論衡所謂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是已殊不知此言洛邑居天下之中在五岳之內即賈公彥所謂岐鎬在五岳之外也周禮惟王建國指定都洛邑而言鄭注引大司徒之文以釋天地之中非謂用土圭測景之法也是以周公定洛惟卜墨食而已矣至于辨方正位定宮廟之制乃用土圭及匠人水地置槷之法耳以此推之則岐鎬暨侯國之定宮廟必視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

朝夕別四方不然則或偏於東或偏於西豈能定南北之正位哉　家大人又曰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一象高形但此字既已从高矣則高之形已顯何必再易○爲一乎高倉舍三字下之○皆是象形之物則京之一亦必象形之物一象何形乎卽圭形也許氏之說似未得造字之本意

易繫辭說儀徵阮部郎福

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內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

之繫辭也○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　鬼谷子中經注繫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　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　繫辭傳上下篇偶句凡三百二十六韻句凡一百一十與　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　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

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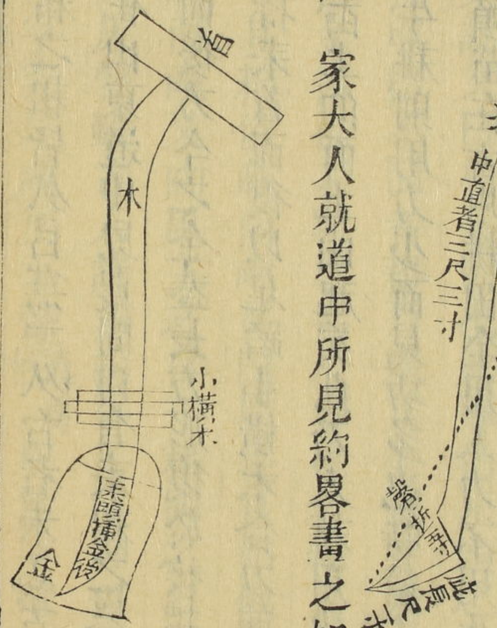
耒耜攷儀徵阮部郎福

說文曰耜耒也福謂耒耜之耜本从㠯爲聲而者兩人所同插之器即考工記之庇也後鄭云讀爲刺刺耒下前曲接耜疏云耜謂頭金案說文曰枱耒耑也此專指耒頭之金即後世之犁爲牛耕之物與耜不同者耜乃舉其全體并木身金庇而言之也枱則專指金耑也耒則專指木身也考經書內以耜爲韻者則周頌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又曰婁婁良耜俶載南畝又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又豳風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皆以耜畝耜趾相韻爲仄聲雖古人詩不拘平仄通押但究是平仄各相從者爲多枱字究是讀爲平聲讀爲與耜字雖不同然音甚近

九經中寫耒耜之耜皆从㠯者未必古人皆誤也

家大人云曾在山東道中見農間尚有耒耜之器與古製小異古之金前銳而後方今之金蓋長方形復於接耜之處又橫一小木蓋以手持耒首而復以足蹈小橫木合力前推而入土中復抑耒首則庇上仰而土由起矣此乃人耕用力多而見功少不若後世之牛耕則用力少而見功多也特繕古今二圖於左又今黔中爺頭苗在古州耕田全用人力不用牛其法一人在後推耒首一人以繩繫磬折之上肩負其繩向前曳之其爲力此即耦耕之遺歟夏小正曰農緯厥耒玩緯字似有繩以爲用也

此圖據戴氏考工記纂



此圖　家大人就道中所見約畧畫之如此

釋則儀徵阮部郎福

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按等齊簡也畫界也等畫物者謂定其差等而畫界之使貴賤不淆也漢書食貨志云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此說文貝古之物貨之說所本也貝有大小即有貴賤之等故則从貝但其等必分之而後顯故從刀刀所以分之也禹貢咸則三壤成賦鄭注三壤上中下各三等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疏以八則治三等采地之都鄙漢書敘坤作墜埶高下九則天問地方九則周

書作雛解受則土於周室御覽引作列土誤今世田稅亦有上則中則下則是等其物謂之則雖與法義近而實小異矣詩烝民有物有則謂其性之物象必有情之等差鄭箋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按情有所法者謂六情之致與不致皆中其等故曰則周禮五命賜則謂未成國者視成國者爲等差公羊注說九錫三曰樂則謂樂之等列中庸說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謂以此柯等彼柯虞氏逸象坎爲則謂盈科而進有等差是皆則字之義與說文相發明者也則字周人甚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譏令尹圍之威儀似君民無則焉誠以則字有等差之義立身齊家治國皆不可不辨等耳爾雅漢儒以法詁則猶爲同類互訓至後人專言理而等晝之義遂晦此說文之所以可貴也又案則字又爲語辭則等晝物非辭也蓋有聲而已假借字也今人俗語曰得之就生不得就死得之即生不得即死猶之曰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也是就即則三字皆同一聲義無此字即就則皆假借也故廣雅釋言曰則即也夏小正傳曰則者盡其辭也詩終風願言則嚏一切經音義引作願言即嚏此古毛經異本也此可見即則之通

釋賴　儀徵阮部郎福

廣雅釋詁曰賴恃也又曰取也莊子讓生篇曰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按此賴字兼與取二義凡有

所恃有所取者其人必不能自立而懈惰故說文嬾字从賴嬾从賴得聲而義亦寓於其中說文嬾懈也一曰賚也从女賴聲孟子曰富歲子弟多暴賴者亦有所恃取而懈惰之義非專訓爲善下曰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陷溺兼賴暴二事而言也下言凝麥同熟于日至之時猶人性之同善而肥與磽二事皆在不同之列是肥者賴之比也磽者暴之比也未可專以肥比人性之同善也　家大人命福考之如此

閒關攷儀徵阮部郎福

詩例有三一曰疊韻如虺隤崔嵬是也二曰疊字如關關嗈嗈是也三曰雙聲如參差展轉是也大凡言聲者則必用疊字言貌言事者則用疊韻雙聲而亦用疊字小雅閒關車之舝兮閒關二字是疊韻也下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雝肅肅是疊字也上加閒關二字是以閒關爲聲此唐詩人之詞無礙經義但若講經則不可矣福案舝字古本作轄晉灼漢書注舝古轄字說文車部轄車聲也从車害聲一曰轄鍵也此謂轄爲車聲非謂閒關爲車聲也又說文舛部舝車軸耑鍵也段氏玉裁注許意謂舝轄同也小雅毛傳閒關設舝貌皆謂舝必行而後設也若白詩作聲字解古人無此訓詁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注閒關猶展轉也按詩輾轉反側釋文輾亦作展疎輾轉猶婉轉俱是廻動益車之設舝則婉轉如意亦猶人之周流四方動而不息故論以爲閒關以從曹氏注以爲猶展轉也據此則閒關言貌而不言

聲更明矣至宋始以開關爲設牽聲此沿白詩而誤也又毛傳木設牽貌今本作設牽也此也字又宋以後人臆改也又近時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云軸端鍵謂之牽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牽相切有聲閒關然此亦誤也又毛氏傳緡蠻黃鳥緡蠻小鳥貌亦不謂鳥聲宋亦誤爲鳥聲若知三百篇無以　字肖聲之例則此義明矣

虡寸而合　福

側手爲虡按指爲寸公羊注也僖公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虡寸而合泰山之雲氣盛觸石而出相合不遲數寸故云虡寸而合耳　福按此說非是虡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

虡寸而合伏生尚書大傳扶寸而合鄭康成注四指爲扶音虡辭非子上失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由是觀之則虡扶聲之轉可見古人通用也所謂虡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虡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有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虡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上之雲相離四寸而合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